

弄堂夏日记

□姚林中

连续好多天的气温近40摄氏度了,不少人开始烦躁起来,哪怕在家里坐着一动不动也是汗流浹背。于是,开电风扇,这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,开空调吧,待久了难免鼻塞脑胀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夏天,天气炎热的日子里有一个凉快的好去处。

我们家与邻居家之间有一条小弄堂,宽约一米,长约十米。为什么当初两家在建房时留出这么一个小弄堂呢?是为了方便后排的几户人家到前面的小河边洗东西。后来家家户户打了深井,还通上了自来水,在这条小弄堂行走的人自然就少了。没想到的是,这小弄堂在夏天成了大家乘凉的好去处。

清晨,太阳还没升起,老人们起得早,当然在家闲不住,上街喝早茶去,这弄堂便成了这一排人家的老太太梳辮子盘头发最佳选择地。早晨微风轻柔,带着些许凉爽,吹在身上格外舒服。老太太搬出一把椅子一张小方凳,还有一只小竹箩,里面放着木梳、镜子、簪子、头绳……

上午八九点,暑假中的小孩大都睡醒了,他们来弄堂玩了,小小的弄堂一下子热闹起来。男孩子免不了顽皮些,挥个棒喊“打狗棒”,从腰间抽出一根棒说“倚天剑”,抖动长棒就嚷“锁喉枪”……女孩就文气许多,玩“盲人摸象”的游戏,跳几轮牛皮筋,再不就是“跳房子”。这弄堂有风,大家有时也出点汗,快中午时,弄堂里风小了,太阳也照进弄堂里,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,小弄堂也安静下来了。

午后,弄堂里轮到从田间劳动了一上午

的壮劳力们来休息了。父亲一般会在弄堂的中段找一个平整的地方,铺上一张草席,赤膊仰天地睡一会儿。这时只有些许微风,但风经过前面清澈的河面,带着一丝凉爽,父亲常常在弄堂里睡得鼾声响起。大伯则喜欢在弄堂尾休息,弄堂后面有一片竹林,大伯说这里更凉快些。于是,一张竹躺椅,一壶茶,一把蒲扇,大伯眯着眼,也不知有没有真入睡。

下午两三点,弄堂里又换了一拨人。小男孩们早已跑到小河里去游泳了,小女孩也喜欢跟着去玩水,还有些小女孩则喜欢聚在一起看电视剧。弄堂里有的是年轻妈妈,她们一边哄着小孩,一边拉着家常。有时,她们会拿来席子在弄堂里一铺,让两三个小孩在上面爬行。小孩们玩腻了,要哭了,又拿来一些玩具哄哄。小孩们玩着玩着,在席子上睡着了是常有的事。见孩子睡着了,年轻的妈妈就会拿着扇子在在一旁轻轻地扇着,一来是扇点风,让孩子不至于热醒,二来也是驱赶蚊虫。

晚上的弄堂自然是一天最热闹的了。无风时,大家聚集在弄堂口,毕竟前面是河,较为凉爽。风大时,大家挤在弄堂里,这风一吹,人凉快不说,连蚊虫都没办法停在身上。大人们自然喜欢聊白天的所见所闻,小孩们则围着年龄最长的听故事。月亮西斜,感觉全身凉快了,或眼皮子“打架”了,就回去睡觉。大家陆陆续续地离去后,弄堂才恢复了一天的平静。

弄堂虽小,却充满了童年的回忆。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想起它,我似乎又能感受到那丝丝凉爽的风了。

植物赛诗会



□周生祥

进入八月,天气酷热,这是个少花多果的季节,润园植物里的紫薇花却迎着夏风顶着烈日开得绚丽多彩。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,五颜六色,凭着蓬勃的生命力极致怒放,引得植物们交口称赞。

这天早上,当紫薇来到小区公园聚会时,发现有几个新面孔,就问其中一个:“你是谁啊?怎么我不认识呢?”

“单叶聚生星形果,八角香味八角科。”对方拱手行礼。

“噢,原来是八角科的八角兄,幸会,幸会。”紫薇转身问第二个:“请问这位又是谁呢?”

“单体雄蕊药一室,两重花萼锦葵科。”锦葵弯腰致意。

“啊呀呀,锦葵兄,久闻大名,今日得见,失礼了。”紫薇和锦葵握手后,又问今日的第三位:“这位兄弟尊姓大名?”

“木本复互脂核果,橄榄气味橄榄科。”橄榄连忙自我介绍。

“都是稀客,今天是什么好日子,来了这么多新植朋友。”紫薇哈哈笑着,花朵越发灿烂。

“今天这是怎么了,都诗情画意了。”杜英有样学样,也来两句:“红叶迟落药科裂,瓣顶撕裂杜英科。”

“那我是‘木本复互朔浆核,花丝合生是楝科。’”苦楝走过来自我介绍。

“这个好,用一两句诗就把自己的特征特点反映出来了,但我觉得,要让大家真正全面地认识自己,凭一两句诗是不够的,要说就说完整。”睡莲发表自己的观点。

“你开个头,如何用诗句完整介绍自己。”紫薇拉住睡莲不放。

睡莲抖了抖身体,将身上的水珠甩落一些,轻声轻气地说:“我抛砖引玉,将睡莲科的形色总结为‘水生草本出淤泥,茎叶出水或漂浮。多有肥厚地下茎,单叶互生具长柄。叶

片盾形或心形,单生长梗花两性。辐射对称三基数,花被鲜艳香非常。雄蕊多数围子房,果实生于花托上。’”

“哇,说得太好了。”植物们掌声雷动。“还有谁也能这样介绍?”紫薇大声喊道。“这有何难,听我介绍桑科。”桑树张口就来,“植物通常含乳汁,托叶早落花小型。单性同株或异株,花序密集总类多。葇荑头状圆锥状,隐头花序无花果。果实发育连花序,桑椹复果最常见。”

大家纷纷点赞,胡桃不甘示弱,说起胡桃科:“落叶木本叶互生,羽状复叶无托叶。雌雄同株花不同,雄花下垂柔荑状。雌花单一或数朵,组成花序种类多。坚果具翅或包被,皆由苞片发育来。”

这时,银杏正好路过,被沙朴拉住了,一定要他介绍一下自己。银杏说:“我银杏还有谁不认识的,又何必多说呢?”

“要用一首诗把自己的形色特征呈现出来。”沙朴提醒。

银杏是小区植物的大咖,他略一思考,脱口而出:“银杏科的特征是:单属单种古子遗,落叶乔木茎直立。枝分长短叶扇形,长枝互生短簇生。叶脉平行端二歧,雌雄异株分公母。雄花具梗柔荑状,雌花长梗端二叉。”

植物们齐声叫好,只有杉树朗声大笑,紫薇问杉树因何发笑,杉树说:“这种把戏,在我眼里,都属于小儿科。”

“你别吹牛,你说说杉科。”沙朴追问。

“乔木常有树脂生,皮富纤维长条脱。螺旋生叶似对生,雌雄同株花单性。雄花顶生或腋生,螺旋交叉花药多。雌花仅在枝顶长,苞鳞珠鳞紧密合。单年球果熟时裂,拥有子遗好木材。”杉树不假思索出口成章。介绍完自己,杉木头一昂,霸气十足地说:“像这样自己介绍自己不算本领,要能介绍别的植物才算本领。”

“什么?”沙朴以为自己听错了,满脸惊讶,“我连自己都介绍不了,你还能介绍别的?”

“知己知彼,百战百胜。”杉树信心十足。沙朴随手指了指旁边的苏铁,说:“你介绍下苏铁科。”

“常绿木本棕榈状,树干直立不分枝。叶片螺旋生干顶,羽状深裂柄宿存。雌雄异株花单性,大小孢子叶不同。种子无被核果状,种皮三层多胚乳。”杉树脱口而出。

沙朴大惊,说:“太厉害了,你不会是蒙的吧?再来一个。”用手指着对面池边的柳树,要杉木介绍杨柳科。

“落叶木本树皮苦,单叶互生花单性。雌雄异株柔荑状,苞片膜质无花被。雄花雄蕊两至多,雌花两皮合一室。早春飞絮状如雪,种子基部生长毛。”杉木侃侃而谈。

“佩服,佩服。”沙朴心服口服,现场响起热烈掌声。杉木一炮而红,后来被小区誉为“诗王”。

六月霜茶香

□董萍

厨房的食品柜里,有一包用纸包得严实,外面还套了塑料袋的东西,每一次清理都不舍得丢弃。只有我知道,那是存于心底的一份记忆,一份留念。

有一年,朋友从深山的老家探亲回杭,送给我一包消闲的多味笋干,还有一把“柴棒儿”,告知可以煎汤当茶喝。

于是,一年夏天,我突发奇想,关闭现代便捷的通讯,远离喧嚣的城市,只身来到深山,试图做一回“武陵捕渔人”。

深山里的小村庄,只有百来户人家,留守的不过几十个老人。朋友的母亲给我递上一杯茶,没有茶叶,握在手里凉冰冰的,黄澄澄的。客人登门不是现泡茶,莫非是山里人的待客之道?疑惑中,一股清爽的草药香飘进鼻腔,随着呼吸道沁入肺腑。是草药,我作出了判断。杯子举到嘴边,用唇轻轻抿了一下,有股淡淡的药味,还有一点苦。朋友母亲见状,笑着对我说:“这是六月霜茶,清凉败毒的,小孩子喝了夏天都不长痱子,是我们山里人夏天的清凉饮料。”我点点头,捧起茶杯一饮而尽。

烈日下正午的村庄,空气中弥漫着六月霜的草香气。有老人驻守的家门前,地上都摊晒着六月霜。刚摘来的青枝,枝叶蓬松,显露出深林原始的面貌,当它们与太阳友好地会面后,逐渐褪去那份张扬,藏起浓缩的精华,成为大山献给山里人一夏的馈赠。

我去采过六月霜,哦不,我又说采了。老人们常常纠正我,是割不是采。哎,城里人总是文绉绉的。

朋友的母亲带我去割六月霜,彼时她已经年过八旬,走在“S”形的山间小道上仍健步如飞,我时而要小跑几步才能赶

凭栏听荷风

□杨苏燕

走到“曲院风荷”时,已是午后时分。声声蝉鸣中,盛夏的阳光明晃晃地刺眼。这个时段来看荷的人竟然不少,想必都是来寻觅一方清凉的。

曲院的荷是沿着湖畔种的,在湖岸上望去,绿叶粉荷在一湖秀水的映衬下显得尤为清雅。水月廊前,有好几名拿着“长枪短炮”的游客在拍摄。我走过去一看,这一方的荷长得真好看呀!

“惟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。”荷叶有如一把把擎着的绿油伞,高高低低地簇拥在一起。早些时日去时,荷花还未全然盛放,几朵亭亭的粉荷从绿伞间冒出,有的羞答答地露出小半边粉脸,有的大大方方地舒展着花瓣,嫩黄的小莲蓬俏皮地朝你张望,更多的还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。

此时,湖上有风吹过,那绿雨盖似的荷叶翻卷着,荷花摇曳着,荷香淡淡袭来,一时之间,湖岸上多了不少举着手机的赏荷人。人们赞叹着,指点着,这午后湖面上的静谧被打破了。几只小野鸭从那贴水的荷叶底下钻出,竟也不怕生,悠闲地在湖面游动着,似也在赏着荷韵,闻着荷香,听着荷风。而荷呢,叶柄自在在地立着,荷叶舒舒然然地张着,荷花安安静静地浅笑着,小蓓蕾也俏生生地顾自蓄力。它们和如火的骄阳、闲游的野鸭、热情的游客、施施然的夏风淡然相对,粉色的花瓣、翠绿的叶盖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恬静。

岸边拍照的游客轻轻地走着,目光虔诚,选着宜拍的角度,边上伫立的赏荷人亦是眉心舒然,静静地观荷,而那三三两两的小野鸭也似被这一方雅荷感染了,它们停止了划游,竟微闭着眼在湖面漂浮。夏风缓缓,万物的心头皆拾得一方清凉,这清凉的荷风啊,最是涤荡心灵。

沿着湖岸往前走,随处可看到荷,近的,远的,赏荷人的眼神是欢喜的,他们都在寻找心中最美的午荷吧?不由想起十多年前那个盛夏的午后,在曲院,我第一次看到神往多年的粉荷。那份惊艳,那份动容,那般激动,至今历历在目。当时因为匆忙成行,并未带相机,未能留下曲院最美午荷的情影。瞪大眼睛,久久地望,细细地端详,心底留下“恋恋风荷”四个明媚的字眼和一首氤氲荷香的短诗。也就是

上她。幸好六月霜长在山坡林边,不用爬高山,但是长在灌木丛中,蛇虫也让人生畏。

山里人对于大山的了解,如同对自己的家人一样。哪里有解渴的一孔水,哪里有充饥的一棵野果树,都了如指掌。当然,这里的六月霜最茂盛。

六月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,今年割了来年又长,生生不息。植株茎秆上遍布白色绒毛,上端开满了淡粉色的小花,远望近观,都如六月天降浓霜,一片雪白。

六月霜的茎细硬密集,只见老人左手扒开荆棘,精准地捋出一把六月霜,右手举起镰刀,这样一拉,一把六月霜顺势倒在了脚边。灌木丛中,老人用她干树枝般的双臂,左右开弓劈开一条路,我跟在后面捡拾,手背还是免不了被荆棘划出几道血痕。

太阳刚从山坳里露出来,我们各提一笋袋(挖笋时装笋用的)六月霜满载而归。被露水湿透的裤管牵绊着双腿,我笑自己像糍子一样。老人家却卷起了裤腿,比我走得轻松爽气。

劳作后,喝一大杯隔夜的六月霜,清凉沁心,通体舒畅。

见过介绍六月霜茶的制法:取干六月霜一小枝,将其折成小段,放入清水中煮开,待凉后即可饮用。

在热情淳朴的山里人家做客,是大把的干六月霜用山泉水煮茶,大钵头里凉着的,散发着森林天然的芳香,听得见小溪潺潺泉水叮咚树叶沙沙,尝到的尽是浓浓的乡情味道。

每到三伏天,我一定会打开包裹,像山里人一样把六月霜晒晒。见到保存完好的六月霜,我仿佛重见老人家那双爬满皱纹而坚实硬朗的手。

从那一年,那个盛夏的午后开始,心底对“听荷”有了莫名的感动,深深地痴恋。喜欢荷的图片,喜欢荷的文章,喜欢荷的诗词。我任教过的每一个班级,都有一个荷香四溢的名字:青荷中队。而我的小朋友们,他们也成了朵朵菡萏临水照。

走着,看着,曲院景观是熨帖动人的,每一处的荷,每一处的莲,还有那绿苇,那蓝紫色如薰衣草般的梭鱼草,均是长在最适合它的水域。尽管睡莲亦是恬静无忧,尽管梭鱼草亦风雅无限,但我的目光还是在寻觅心动的荷影。

顺着曲径,走过虹桥,远远地,几株荷影映入我的眼帘。加快步子走近,那一刻,心底“怦然”。开得多么好的荷啊!可“偏安一隅”,甚至未听到蝉鸣,小野鸭们也不见踪影,蜻蜓呢?也未见。可每一根叶柄上荷叶的颜色翠绿得如水洗,如墨在浓淡渲染,饱胀的花骨朵如粉色的软毫,舒展的花瓣,清清淡淡地散发着荷香。

“一番荷芰生池沼,槛前风送馨香。”这一株株荷,粉衣绿裙,在水面上送来馨香,送来心语。一朵清荷,知人生。喧哗处,不骄亦不躁,守得一方清明,一身宁静。孤独时,吸日月精华,丰润藕根,丰盈莲心,花开花谢,自在无忧。此刻,静静地,看一一风荷举,听淡淡荷风来。心底,自有清凉寺的钟声缓缓地敲响……

这荷风,需凭栏静听。听它的心,听它的魂,听它的一声声禅语:自在无忧,至真至纯。

